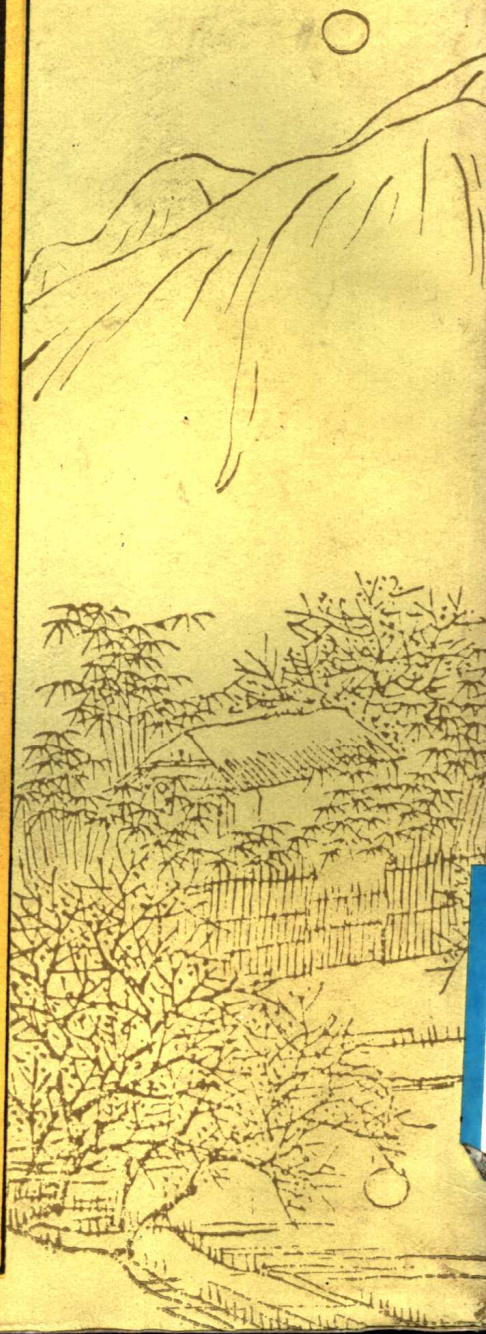


鄭谷詩集箋注

〔唐〕鄭谷著

嚴壽激
黃明
趙昌平
箋注



嚴壽澂

黃壽澂

趙昌平

箋注

鄭谷詩集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鄭谷詩集箋注

〔唐〕鄭谷 著

嚴壽澂

黃明箋注

趙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庄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7.75 插頁 2 字數 344,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500

ISBN 7-5325-0485-9

I·287 定價: 6.35元

前言

一 鄭谷的行事交遊及時代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約生於唐宣宗大中五年（八五一），卒於後梁太祖開平四年（九一〇）稍後，其一生大致可分爲五個時期。

宣宗大中五年至懿宗咸通十二年（八七一）爲早年時期。幼時其父鄭史任國子監易學博士，他隨在長安，約五歲啓蒙，以早慧受知於馬戴，「謂他日必垂名」。七歲隨父赴永州刺史任，已能題詩洛陽樓。咸通九年十二歲時仍在永州。十八歲前後隱居荆門，咸通十二年秋由袁州鄉貢入京。

從咸通十二年（八七一）秋至僖宗廣明元年（八八〇）底爲十年長安時期。約咸通末遷居同州，不久又遷長安，並一度赴汝州爲幕賓。雖遷動頻繁，然大致以赴長安應試爲活動中心。谷雖曾爲當時最推利市的同州解首薦，但終因門第「孤寒」，無得力奧援而金榜無名。不過舉場的失意，在文場中却得到了補償。此期他曾受教受知於復古派詩人曹鄴，苦吟派詩人李頻，與詩風工麗、自視極高的薛能，及許棠、張喬等被時人稱爲「咸通十哲」。「永巷聞吟一徑蒿，輕肥大笑事風

騷。……十年春淚催衰颯，羞向清流照鬢毛。」（聲下冬暮咏懷詩大抵反映了鄭谷此期的精神面貌。）

從廣明元年（八八〇）冬至昭宗景福二年（八九三）秋冬約十三年爲巴蜀荆楚吳越飄泊時期。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破長安，鄭谷也開始了「十年五年道路中，千里萬里西復東」（倦客）的漂流生活。他匆匆奔蜀，輾轉至成都。中和四年（八八四）黃巢被鎮壓，谷由西川至東川擬回長安，却因東西兩川楊師立、陳敬瑄交兵，直至光啓元年（八八五）春僖宗返長安時方得旋。然同年底，中官田令孜、鄒寧朱玫、鳳翔李昌符（按與咸通十哲之李昌符爲二人）與河中王重榮、河東李克用大戰，克用進逼京師，僖宗奔興元，谷又二次奔亡巴蜀，擬取長江水路返荆門故居。又遇秦宗權之蔡軍圍荊州而淹遲峽中。直至光啓三年初春，方得出峽沿漢江返長安應試，竟然得中。復折回蜀中，似擬搬取家小。但十六年夙願雖一旦得償，却非但未能授官，更遇蜀中王建結東川顧彥朗同西川陳敬瑄及其兄田令孜（田令孜本姓陳）構兵，因再沿江下荊州。復遊湘源，更於大順初（八九〇），東遊吳越。是時徐汴一帶朱全忠、時溥連年大戰。河中河東唐師討李克用大敗虧輸，道路阻絕。延至景福元年（八九二）方再返長安。次年春又四入蜀中，往探恩地柳玭，同年秋返長安，不久釋褐爲京兆鄠縣尉，然此時業已「驚離寒谷七逢春」了（結綬鄠郊廩攝府署偶有自詠）。

從景福二年秋冬至天復二、三年（九〇二、九〇三）爲仕宦時期。釋褐次年（乾寧元年）春兼攝京兆府參軍，同年以詩名拜右拾遺，至三年遷補闕。其秋，昭宗謀削節鎮兵權，鳳翔李茂貞犯闕，

天子幸華州，鄭谷亦出奔。「半年奔走頗驚魂，來謁行在淚眼昏」(奔問三峰)，於乾寧四年春抵行在，以尚書右丞狄歸昌薦，遷都官郎中。至光化元年(八九八)方隨駕返京。天復二年(九〇二)朱全忠欲劫昭宗幸洛陽，十一月車駕西奔，鄭谷復隨行。約於本年或次年，見機隱退，宜春仰山華堂。從天復二、三年至後梁開平四年(九一〇)爲歸隱時期，齊己、黃損、孫魴等從之學詩，其時更蜚聲詩壇。

二 鄭谷詩的「悲涼」氣局(鄭谷詩通變一)

歷來批評鄭谷詩，均稱之「格卑」，而與盛唐詩對舉。可鄭谷自己却一再表示了他對風騷，對盛唐詩的祇向。乾寧三年(八九六)他自編舊作爲雲臺編三卷，有卷末偶題三首，可看作他詩歌理論的集中表現。詩云：

一卷疏蕪一百篇，名成未敢暫忘筌。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其一)

一第由來是出身，垂名俱爲國風陳。此生若不知騷雅，孤宦如何作近臣。(其三)

又有讀前集二首，從其中「國步多艱」云云看，當與上詩時間相先後。詩云：

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旨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

風騷如綫不勝悲，國步多艱即此時。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潛是吾師。

參以谷故少師從翁隱巖別墅詩所云：「喪亂時多變，追思事已陳，浮華重發作，雅正甚湮淪」等，可見他對中興間氣集爲代表的大曆後漸趨澆薄的詩風頗多不滿和對晚唐部分詩人之「浮華」風氣尤爲反對。他反覆強調的是詩經、楚辭的傳統，對陶潛以至於河岳英靈集爲代表的盛唐詩「既多風骨，復備興象」（殷語）的格調尤爲推崇。鄭谷的這種創作思想，與其時代，經歷密切相關。當時萬方多難，僅帝王因戰亂出奔即有六次（上述五次，又乾寧二年 李茂貞、韓建、王行瑜三鎮犯關，昭宗奔石門），後更遇朱溫劫駕遷都，朱梁代唐的重大變故。這些變亂以及不少地方性的戰亂，鄭谷都親歷其難。鄭谷又出身孤寒，因此「游於舉場一十六年」，方博一第，入第七年，才授一尉。以後雖三轉而至於郎曹，但最後仍只是「冷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攜筇數訪尋」（寄題詩僧秀公）。唐撫言卷二載大中七年京兆尹 韋澳論當時科舉云：

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會非考核，盡繫經

營。與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朋比羣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

可見鄭谷的遭遇正是當時爭名益熾，請託公行，「與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的社會現象的反映。又鄭谷父鄭史曾任易學博士，家風清素，谷投時相十韻即云「故舊寒門少，文章外族衰」，他初舉階段又受到復古派詩人曹鄴的教誨，「小生誠淺拙，早歲便依投。夏課每垂淚，雪飛常見憂。」

（送史部曹郎中免官南歸）這樣他之傾向風雅，推崇盛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清人費嘉樹六先生詠（鄭守愚），江爲龍鄭守愚詩，均以鄭谷與李杜並論，謂爲「一代風騷主」，這當然是過譽；但通觀其詩，如果不爲唐詩派，末詩派的門戶之見所拘，必會發現，雲臺編三卷中貫串着一種寓時代苦難於一己不平的孤憤之氣。薛雪一瓢詩話即別具隻眼地指出：「鄭守愚聲調悲涼，吟來可念。豈特爲鷓鴣一首始事不朽之盛名。」確實，「悲涼」二字很中肯地揭示了鄭谷詩的特點之一。我們不必過分強調雲臺編中如感興、貧女吟等某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詩作；也不必一一列舉「誰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自遣）等別具懷抱的警句，最值得注意的是雲臺編中佔三分之一強的奔亡詩。黃巢起義後，唐末重大的政治軍事動亂幾乎都能從鄭谷漂流江湖的一葉破舟中直接或間接地得到反映。如：

黃巢攻破長安前，谷渚官亂後作詩，反映了江陵兩遭兵火的破敗景象。他又有一系列詩篇記述了黃巢攻破長安後奔亡蜀中的景況，其中如蜀江有弔詩，抒發了對上疏極諫僖宗、彈劾宦官而爲田令孜所殺的孟昭圖的哀思。梓潼歲暮詩，作於黃巢被鎮壓後，正反映了中和和四年東西川楊陳交兵，僖宗及從難臣民歸途阻絕的實情。中和五年（三月改光啓元年），谷隨衆返長安，其長安感興、漢陂諸作所記，落日狐兔徑，近年公相家」的景況，正可爲史載亂後「荆棘滿城，狐兔縱橫」（舊唐書僖宗紀）印證。本年底，李克用進逼京師，谷巴江詩，記載了唐末的第二次大動亂。稍後

奔避、峽中二首諸作，留下了秦宗權軍久圍荆南兩年的痕迹。漂泊詩，作於王建等與田令孜、陳敬瑄交兵，唐末蜀中第二次大騷亂時。大順二年（八九一）他有送進士許彬詩，在送別中表現了對徐泗朱全忠、時溥交兵，河東唐師討李克用失利的憂慮。乾寧二年（八九四）李克用擊敗韓建等三鎮軍，屯兵三橋，谷搖落詩云：「日暮寒聲急，邊軍在雍岐」，表現了對新的動亂的隱憂。乾寧三年李茂貞犯關，昭宗幸華州時，谷又有順動後藍田偶作、奔問三峰寓止近墅諸作。乾寧五年（八九七）迴鑾詩表示了對中興的向往憧憬。天復三年（九〇二），朱全忠欲劫昭宗東遷，鄭谷隨駕出奔鳳翔，有壬戌西幸詩。直到歸隱後，其黯然詩，仍對朱全忠劫昭宗往洛陽途中羣臣遭戮的悲劇表現了無盡的神傷。鄭谷兩唐書無傳，唐詩紀事、唐才子傳所記甚略且多疏誤，但今天仍可從他的詩中，對照史書，排出較詳細的年譜來，這足以說明他的詩作與時代的緊密聯繫。雖然這些作品的深度不能與杜甫相比，但在精神上却有相通之處，頗類於同時代的杜荀鶴。如：

歎後爲羈客，兵餘問故林（水軒）。

火力不能銷地力，亂前黃菊眼前開。（初還京師寓止府署）

亂後江山悲庾信，夜來煙月屬袁宏。（次韻和盧侍郎江上秋夕寓懷）

宗黨相親離亂世，春秋閑論戰爭年。（宗人作尉唐昌）

鄉園幾度經狂寇，桑柘誰家有舊林。（作尉鄆郊）

亂前別業依稀在，雨裏繁花寂寞開。（漢陵）

詔書罪己方哀痛，鄉縣徵兵尚苦辛。（巴江）

十口飄零猶寄食，兩川消息未休兵。（漂泊）

這些詩句將個人的怨憤與時代的悲愁揉合一體，凝聚在洗煉的對句中，深沉渾成，故不同於一般的嗟老歎貧，而表現出薛雪所云「聲調悲涼」的特色。

晚唐詠物詩大盛，鄭谷所作亦不少，然思理深切，別有寄託，不同流俗。如菊（王孫莫把比荊蒿）與十日菊，前詩表達了詩人位處「孤寒」而兀然不阿的心胸，後詩則更以重陽次日黃菊頓遭冷落，諷刺世態之炎冷，有一種慷慨悲涼的氣韻。因此，對此詩的品題，宋陳知柔休齋詩話、清吳旦生歷代詩話均置於王安石、蘇東坡同題詩詞之上。

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三〇論許渾、鄭谷云：「愚按晚唐諸子體格雖卑，然亦是一種精神所注。渾五、七言律工巧襯帖，便是其精神所注也。若格雖初、盛而庸淺無奇，則又奚取焉？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荂稗。』」以此論詩則有實得矣。此論不爲無見，却又反映了盛唐詩派評詩的內在矛盾。許氏看到晚唐諸子自有其不可抹煞處，而云渾、谷等「亦是一種精神所注」，勝於廣鼎，是其超勝於李空同、王元美等處，然謂晚唐之比盛唐仍有穀、稗之分，則又不能自圓其說。因爲「歌謠文理，與世推移」，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社會形態，民情風俗，語言習慣，亦必有

一個階段的格調。如果強以盛唐句格律晚唐諸子，則必不能別有「一種精神所注」，欲其不爲贗鼎，殆無可能。標榜「詩必盛唐」，極詆晚唐詩的明代前後七子的創作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應當說鄭谷詩無復盛唐詩的雄渾之氣，但却未可言其格卑。因爲多難的時代、衰退的國運使晚唐詩必定帶有一種蕭瑟的情韻。觸物緣情，詩以寫懷，變盛唐之悲壯爲唐季之悲涼，這正是鄭谷等唐季優秀詩人「別一種精神」的根本。至許氏所論表現手法的因素，倒是第二位的。下文我們再進而就這方面討論鄭谷詩對盛唐的承革。

三 鄭谷詩風綜合前人自成一體的傾向（鄭谷詩通變二）

鄭谷讀故許昌薛尚書詩集詩有云：「篇篇高且真，真爲國風陳，澹薄雖師古，縱橫得意新。」唐人所云淡薄是與華縟相對而言的，說的是一種真樸而有遠意的格調。鄭谷認爲作詩必須力斥當時的浮華風氣而以古人之淡薄爲師，但又須不落窠臼，「縱橫得意新」，自成一體。詩至開、天而極盛，如何取法盛唐而又不落畦畛，杜甫以後各個詩派都在探索着自己的路子，鄭谷亦然。

谷自遣詩云：「强健宦途何足謂，入微章句更難論。誰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可見他極強調詩歌的天性即自然之趣。但章句「入微」，表達自然之趣實難工易拙，因此他嘗說：「他夜

松堂宿，論詩更入微（喜秀上人相訪）、「屬思看山眼，冥搜倚樹身」（讀故許昌薛尚書詩集）、「衰遲自喜添詩學，更把前聯改數題」（中年）。頗強調創作中的討論推敲與修訂功夫。所謂「屬興同吟詠，成功更琢磨」（予嘗有雪景一絕爲人所諷吟段贊善小筆精微忽爲圖畫以詩謝之），就是他處理天性與推敲兩者關係的觀點，即創作伊始當以性情與外物的泊然相湊爲契機，而不能先將筆墨工拙橫於心胸；一旦成功，又當反覆推敲，以求「更入微」妙。有兩件事頗有助於對鄭谷上述觀點的理解。

前引卷末偶題詩之一 谷舉王灣江南意「海日生殘夜」句，歎爲觀止。此詩張說「手題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可見確爲盛唐詩之典範，後句江南地暖，舊年未過，春意已萌的特定物候，因着前句殘夜中半輪冉冉而昇的紅日的襯映，彌覺清新而有遠韻，「生」、「入」二動詞尤其傳神。鄭谷所拳拳服膺的正是盛唐詩人這種言雖近切而韻味遼遠、自然工妙的藝術境界。陶岳五代史補記：「鄭谷在袁州，齊己攜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若一枝。』齊己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爲「一字師」。易「數」爲「一」，一字之改雖普通，但早梅之韻，待客之情，正從此傳出。」「一字師」的故事，正典型地反映了鄭谷上述深入淺出的藝術觀點。因此宋以後唐、宋二大詩派每每評谷詩爲淺俗，實未爲探本之論。谷詩淺切誠是，凡俗却未必，因爲這淺切中實包含對物象的深刻體察，作者的深刻匠心。這一點即使對鄭谷詩多所不滿的詩評家也

有所首肯，如歐陽修稱「谷」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六一詩話）。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稱「鄭谷詩以淺切爲妙」。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稱他「往往於風調中獨饒思致，汰其膚淺，損其菁華，固亦晚唐之巨擘矣」。而最能代表唐末至宋初人看法的則是祖無擇鄭都官墓表中所說的：「辭意清婉明白，不但不野。」其五言如：「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登杭州城）、「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張谷田舍）、「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旅寓洛南村舍）、「極浦明殘雨，長天急遠鴻」（夕陽）、「漲江垂蠅蝶，驟雨鬧芭蕉」（蜀中寓止夏日自貽）、「孤館秋聲樹，寒江落照村」（奔避）、「野綠梅陰重，江深浪勢瀾」（送舉子下第東歸）等等均淺而能遠，清婉有韻，有獨特生動的感受。與前引寫戰亂之「十口飄零猶寄食，兩川消息未休兵」、「宗黨相親離亂世，春秋閑論戰爭年」等七律異曲同工，均明白如話却凝煉堪味，非親歷其境不能言。

鄭谷的這種風格，究竟上承何種流派呢？清李懷民中晚唐詩主客圖以賈島爲清真僻苦主，而以鄭谷爲及門。誠然，如前述，他與賈、姚詩派後勁如馬戴、方干、李頻、李洞等都有較深關係，又不止一次地凭弔賈島墓（長江縣經賈島墓）；鄭谷又廣交詩僧，集中所及有十餘名，曾言「詩無僧字格還卑」（自貽），因此從上引詩句中可以看出其深於體察，善於刻畫中見悠然情韻的藝術特色，此均得力於賈、姚詩派；然而谷詩與賈、姚詩歌有明顯不同，他的詩絕無此派的「僻苦」之態、險澀之句，却以淺切之辭、舒徐之致拔戟自成一隊。這種變化是與賈、姚詩的流變及鄭谷的經歷、詩論有

關的。

唐詩之尚刻畫苦思，始自杜甫，貞元時皎然詩式曾予以理論總結云：「或曰，詩不假修飾，任其醜朴，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缺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賈、姚詩派，實從此論開拓，誠有所得，每能於清麗中見峻拔之態，遽然遠意。但又往往失之奇險，更有甚者，墮入小結裏的魔障，而反走向寒澀。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即云：「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澀，方可致才。」故此派後勁，較著者如馬戴、顧非熊、劉得仁、李中等均有意識地糾賈、姚之弊，取其幽微而去其艱澀，向清通方向發展。鄭谷與賈、姚同中有異，首先是與這一轉化趨勢相應的，而其早年受影響於馬戴督更有關係。

又鄭谷自七歲起至二十二歲初舉長安，及晚年隱居十年，均在湖南、江西度過。長安十年後又有十三年時間在巴蜀、荆楚、吳越漂流。這些地區在中、晚唐時，民間歌謠及由此而發展而成的曲子詞、僧俗詩人的俗體詩尤其發達，從雲臺編中不僅可在鷓鴣、侯家鷓鴣、席上貽歌者等篇章中看到鄭谷如何醉心於這類俗體詩歌，並且從他的大部分七言律、絕中可以看到這方面始終一貫的影響。涪溪詩是今存谷詩中最早的一首，約十歲前後作於永州，詩云：

湛湛清江疊疊山，白雲白鳥在其間。漁翁醉睡又醒睡，誰道皇天最惜閑。

此詩三用疊字句，造成流轉的音聲以表達閑逸之趣，實爲中晚唐後受南方民歌影響的文人七絕的常見格調。這只要看一下杜甫夔州歌中「中巴之東巴東山」、「瀼東瀼西一萬家」諸作，看一下劉禹錫、白居易竹枝詞中「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腳齊」、「江上何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等句即可明瞭。鄭谷幼年浸淫南方俗體詩，給其一生創作帶來不可磨滅的印象；而長期飄泊南國的生活又不斷加深這一特點。他今存七絕八十首，用疊字句者達二十七首。這又進一步影響其七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云：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按：杜對聯、鄭散句亦多用）。荀鶴詩云云（詩略），皆用於散聯。鄭谷「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爲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禪閣，却訪支郎是老郎」（按此爲七絕，葛氏記誤）、「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對聯也。

葛氏敏銳地看到杜、鄭律詩中這一句式特點，却未能揭示它與二人絕句的關係，及此一句式的南方民歌淵源（按杜爲池州人）。必須注意到貞元、元和後這種取法於南方俗體詩的風氣已蔚爲大國，而其傑出代表爲白居易。白長期生活作宦於荆楚、吳越，每以吳越詩人自居。這種疊字、疊句格，在白集中俯拾皆是，如寄韜光禪師：「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

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一律中用疊字句多達三聯。因此從鄭谷、杜荀鶴句法的簡析中可見，鄭谷詩「淺切」一面，正與中、晚唐時白居易等取法南方俗體詩從通俗方向開拓的風氣有密切關係。江師韓詩學纂聞以「香山長慶集，必老嫗可解；鄭谷雲臺編，必小兒可教」相提並論，正透出其中消息。

鄭谷詩雖然受到多種風格的影響，但就全體觀之，以受賈、姚體與白體——晚唐詩壇上最盛行的兩種詩體——影響爲最著。粗粗看來其五言多近賈、姚，七言每類香山，然而細究之，這兩方面又是相互滲透的。因爲有香山格調的影響，故其五律清遠處雖同賈、姚，却少賈詩之峻拔之氣，亦無其寒澀之弊；因爲有賈、姚一派的功底，其七言雖淺切可諷類香山，却少香山的豪宕之氣，亦無其率爾粗俗之病。五言、七言雖體勢不同，然其佳作均表現出祖無擇所說的「清婉明白，不俚不野」，紀昀所說的「風調中獨饒思致」的總體特點。五言已見前引，此更錄其七言律絕各一首以見一斑：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煞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淮上別友人）

石門蘿徑與天鄰，雨檜風篁遠近聞。飲澗鹿鳴雙派水，上樓僧蹋一梯雲。孤煙薄暮關城沒，遠色初晴

渭曲分。長欲然香來此宿，北林猿鶴舊同羣。（少華甘露寺）

前詩賀貽孫詩箋評云：「蓋題中正意「君向瀟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開頭便說，便淺直無味，此却用作倒結，悠然情深，覺尚有數十句在後未竟者。」沈德潛唐詩別裁更稱其與王昌齡、李白、李益、

杜牧雖「氣象稍殊，亦堪接武」。後詩題材與盛唐崔顥名作行經華陰略同。而崔詩以雄渾勁健擅勝，此則分明融入香山流利筆致，工秀中見跳脫之趣。李調元 雨村詩話評云「神韻遠也」。二詩正可見鄭谷詩因綜合賈、白，去其僻澀與粗率，故雖淺切却渾成有遠韻，自成一格，與盛唐詩自有貌異而神通之處。

鄭谷詩還明顯受到許渾、薛能一派的影響，集中亦屢稱二人。許、薛詩以工麗綿密稱。鄭谷雁、燕、鷓鴣、海棠等詩尤爲近之。然相比之下鄭谷詩更顯得疏宕輕靈。如寫鷓鴣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狀雁云「石頭城下波搖影，星子灣西雲同行」；形燕云「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於三種飛禽均能略貌取神，從言外領取，互易不得。體物入微又流轉生趣，分明融入賈、姚、白傳筆致，而不盡同於許、薛之工麗矣。

從上二章分析可見，鄭谷推尊盛唐，却不步趨盛唐，他以盛唐之自然渾成爲根本，而順應中、晚唐人意必求新，詞必已出的潮流，立足自身的經歷習染，對前輩名家採取綜合融會的態度，終於轉益多師，創造出自己深察淺出、悠然遠韻的獨特風格。這就是他對盛唐詩人的承革。稍後，孟賓于於李中碧雲集序中論風騷傳統，有云「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創志，不同轍，不共軌」，斯論得之。如從欣賞用度看，可見仁見智，亦不妨認爲他的詩不及前輩名家；但從詩史演進的角度看，通變雖或稚弱，總是勝於紙花曠鼎；因此紀昀雖對谷詩頗多微辭，却仍推許他爲「晚唐之